

古今文綜

野谷書肆



卷之二

古今文綜 第四部 傳狀志記之屬

第二十九册

目錄

第一編 志記類

第三章 記物下

(丙)名蹟

唐喬潭女媧陵記

唐張謂宋武受命壇記

宋曾鞏墨池記

清朱彝尊遊晉祠記

清洪亮吉東阿尋西楚霸王墓記

清彭兆蓀重建桴亭記

(丁)寓言

晉陶潛桃花源記

唐王績醉鄉記

清戴名世睡鄉記

清管同餓鄉記

(戊)圖記

明宋濂蘭亭觴詠圖記

清梅曾亮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清洪亮吉青山莊訪古圖記

清洪亮吉南樓贈書圖記

清李慈銘三山世隱圖記

清趙銘周氏竺橋丙舍圖記

清周壽昌粉東老屋校書圖記

(己)畫記

唐韓愈畫記

宋歐陽修王彥章畫像記

宋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明宋濂宋九賢遺像記

明黃淳耀李龍眠畫羅漢記

清侯方域管夫人畫竹記

清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清薛福成觀巴黎油畫記

清吳汝綸左忠毅公畫像記

(庚)雜物

宋歐陽修菱谿石記

宋蘇洵木假山記

明歸有光秦國公石記

明魏學洵核舟記

清魏際瑞海市記

清周鴻覃記峩眉松

清吳敏樹書義猴事

清魯一同二燕記

清管同記蝸

清管同記鴿

第四章 記事

(甲) 宴集

清梅曾亮江亭消夏記

清李慈銘壬申七月北海鄭司農生日集鄭盦記

清李慈銘極樂寺看海棠記

清李慈銘重五日游龍樹寺記

清李慈銘夏日雨中集天寧寺記

清趙銘守梅別墅雅集記

(乙) 記人

明高啟書博雞者事

明歸有光書張貞女死事

清黃宗羲萬里尋兄記

清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清方苞石齋黃公逸事

清方燾如書華豫原事

清胡天游書趙萬全事

清汪中書周義僕事

清樂鈞羅臺山逸事

清梅曾亮書楊氏婢

(丙) 記言

唐李德裕平泉山居誠子孫記

唐孫樵書田將軍邊事

明劉基賣柑者言

明宗臣二曾夜談記

明唐順之記李方叔論文語

清方燾如記長老言

(丁) 雜事

宋歐陽修樊侯廟災記

宋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

明程敏政夜渡兩關記

清方苞仁和湯氏義田記

清洪亮吉城東酒壚記

清劉嗣綰龍泉寺記

清劉嗣綰頤園讀書記

清樂鈞白雲寺讀書記

清謝質卿靜樂軒翫月記

清劉開孔城北游記

古今文綜 第四部 傳狀志記之屬

第二十九册

杭縣張 相讓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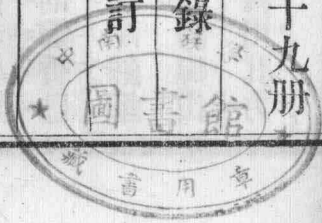
杭縣姚漢章閱訂

第二編 志記類

第三章 記物下

(丙)名蹟 靈輓勝賞精神往來是以橋山攀其弓髯武城修其牆屋錄六首
唐喬潭女媧陵記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歸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
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邱大阜險狹之口罔不漱之為黃壤汨之於旋波
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
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



沒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斷鼈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爲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嶄嶄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冥應。肸蠶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奠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邱之金精。龍劍錮之。其內散之。其閒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邱。九嶷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楮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爲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爲城冢後記。

唐張謂宋武受命壇記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曆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屯尙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勳。當其驅駕英雄。芟夷僭僞。南摧勁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爲我。四海爲己。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爲翊戴。指撝徐傅。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爲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胤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玄符。升大寶。禮義得之者難絕。智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在茲。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建。

宋曾鞏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尙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清朱彝尊游晉祠記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

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合注於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於汾。地卑於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宗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焉。逍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沈。儵魚羣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爲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遙。黃沙從風。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漣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句。

注坡陀。阨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馮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爲之記。不獨志來游之歲月。且以爲後之游者告也。

清洪亮吉東阿尋西楚霸王墓記

予以屠維之歲。始夏之月。夜抵東阿舊縣。與舍弟及長白繆君。尋西楚霸王之墓。維時暑日傾谷。炎風滿山。元扃旣臻。雙壠兀立。尋碑讀之。云有李將軍從王死。實祔葬焉。嗟乎。史遷不紀其名。班氏并逸其說。獨使田橫之客。揚義魄於東潮。彭越之臣。振哀聲於西日。予實恨焉。且夫世之謂大王者。徒以淮陰歸漢。范增去楚。生有簡賢之名。虞兮一歌。駿馬再歎。死惟玩好之戀。以此短大王耳。詎知一士噩噩。剖心生前。孤忠英英。納肝身後。如生之面入九地。而不灰。已裂之背。伴重瞳。而不瞑。炎漢國士。或構藏弓之冤。楚邦遺臣。獨高埋烏之誼。大王之愛士至矣。將軍之

報主忠矣。是知三戶崛起得死士而能然。一人從亡較興王而烈矣。天之亡也。人何恨焉。於是索茲村酒。敬奠英魂。昭臣主之大綱。破古今之殊說。可知玄松濯濯。不偃漢家之大風。庶幾青隴陰陰。猶上秦時之明月。是爲記。

清彭兆蓀重建桴亭記

太倉州治南。明處士陸道威先生故居在焉。旁有桴亭。爲先生講學處。歲久墜剝。其宅改爲羽人祠。嘉慶上章敦牂之歲。里人葺亭而新之。邑侯董公爲之倡。而屬兆蓀爲文以記。洪惟我國家甄靈奠宇。耀夏威荒。羽族卉儀。懷音革狀。而又寬天網恢汪度。其有棲谷耆彥。韜光逸民。咸俾全箕穎之志。闡章逢之業。於以餐佩唐德。權揚儒風。自非遭際泰和。渺克遂其高軌矣。時則有若容城孫君夏峰。餘姚黃君黎洲。盤屋李君二曲。諸尊宿。而吾鄉則先生其最著者。先生秉黃中之性。希素王之道。仰察璣衡。晷緯洞其革象。上窺姚似。危微承其緒言。淄川濟南之經傳。叔孫夏侯之禮樂。慎到游棣之法術。龐煖兒良之兵謀。咸究淵微。著成部秩。有明道

學弓冶各殊。敬軒康齋。肇薛胡之津派。白沙陽明。啟陳王之宗風。東林主格物而
王學寢微。戴山主慎獨而陳學復熾。門戶之判。幾於水火。先生篤守履蹈。不墮空
玄。獨能參其異同。辨厥醇駁。宗朱宗陸。溯源以通之。主理主心。虛己以覈之。如河
傾懸。清冷灑蕩。若農服疇。疆判畛分。冥索者鏡澈。倅馳者耒解。詎非鑽仰淵騫。鱗
差冉雍者歟。會丁末造。海水羣飛。囊書屢陳。虞淵莫挽。昭華旣徙。延喜攸歸。遂乃
頤素松阿。構亭講學。而以桴顏楣。申屠因樹之屋。薜蘿交加。鄭君寫經之堂。髦秀
矜式。蓋沐藉昌運。非喻蹈海之心。植操幽棲。聊存泛宅之志者也。年運而往。遺基
歸然。夫過大梁者。猶想夷門。思魯儒者。不忘淹里。仰承列聖。幃覆醲化。涵濡綸綍。
寬大先後。載下卽夏。餘苞蘖洛邑。庶頑猶予。易名加之。獎錄矧夫。逢子康之。介節
兼擅文儒。周伯況之高風。曾膺纁帛者乎。舊蹟堙廢。景行末由。鳩工庀材。爰復曩
構。上體揚闡之聖德。下孚式瞻之庶心。史宥閱書。兩所宜載。捧筆避席。請濡牆陰。

(丁) 寓言

遊於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佯狂避世。有託而逃。其意念深遠。

矣錄四首

晉陶潛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竝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

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唐王績醉鄉記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邱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邱。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

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今余將游焉。故爲之記。

清戴名世睡鄉記

睡鄉者莫知其處。或曰太始之初。六合之外。或曰不然。是鄉也在在。有之。遊者多至焉。然非善遊者莫知云。蓋其鄉冥然塊然。無有天地日月。與酬酢往來。以及災祥禍福。是非美惡榮辱得喪。皆無之。入其鄉者。若忘若迷。凡所爲可欣可嗜。可涕可悲者。不能隨之。以入。一入其鄉。輒絕。是故善遊者。往往慕睡鄉。嗚呼。睡鄉之境。頑鈍然也。睡鄉之人。枯槁然也。然而其天則全。其神則寧。其體則休。以適世之人。孳孳然汲汲然。或不暇以遊。而遊者。又或往往呻吟。哈嚙。噫夫。其呻吟哈嚙。必有隨之。以入者。也有隨之。以入者。而睡鄉之遊不快也。昔者莊周至其鄉。化爲蝴蝶。蝴蝶至其鄉。化爲莊周。莊周也。蝴蝶也。相化而未有已也。於是乎睡鄉擾矣。

清管同餓鄉記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稻粱麥菽牛羊雞蔬魚。

鼈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然。始極苦不可耐。彊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豁然開朗。如別有天地。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謁。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擲揄之態。無至吾前者。愴然自適而已。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靳勿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爲人動。故非違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至。是鄉非彊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爲賊臣趙盾所阻。反感盾恩爲所用。而齊有餓民。卻黔敖嗟來之食。翩然至。是鄉。雖曾子歎其微。而論者以爲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曾爲大賢。原憲爲次。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達。及至戰國。於陵仲子立意矯俗。希爲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搢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爲畏途。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遞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

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條侯周亞夫。將且相也。鄧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勝。唐司空圖。宋謝枋。得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夷齊輩得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嗚呼。餓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若是。予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爲之記。

(戊)圖記

此之爲體。同乎題跋。記與序通。亦見序圖錄七首。

明宋濂蘭亭觴詠圖記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絕。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闌楯。中設方几。几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從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鼎水沸。將淪湯。

前一童傍闌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廁二鵝間。溪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置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偃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滂左執卷。回顧獻之。伸左手欲受卷。獻之襟袖半敞。左持卷。未授。右執翰。凝視將塗。竄然。次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潁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硯側。右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卬邱旄。袒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瑯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友兩手著。

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楷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輾轉軸之。凝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爲者。次畫潁川庾蘊。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肅之困睫不可擘。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艇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微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癢將搔之。微之左擊卷至觀。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

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面仰視。揜袖。平腕。上勢。蠱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者。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卜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誣。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迪半欹。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誣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嗣。嗣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偃。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渡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人。其中冠者十有二十。

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裹加紳。各地坐藉以方褥。或熊虎皮。硯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風流之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卽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惟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尙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清梅曾亮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城北多古園。惟董氏窺園者。去鍾山爲近。由窺園而東北。皆菜畦縱橫。密徑若窮。忽花木照耀。篁竹中。則歐氏又一村也。瓦室十餘間。敞其南。以植花藥。數十種。拓其軒之北。鍾山偃仰。如在几席上。從籬落中。見行者疑深山樵漁。不類塵市人。從

余游者歐生岳庵。及其弟子白。嘗朝夕讀書於是。乃圖之。而以記告於余。夫圖記歌詠。恆出於賓客山水聲色之游聚。此皆幻於情而逐於物者也。物不可留。情不可執。卒然合并。斯會不常。妍窮景畢。執萬化而不釋。於是蔽而自矜。將貽後人。此文字之所以日繁。而用多褻也。若夫居家林玩書史。此豈待於外。而懼樂之不可常哉。然數年以來。子白常侍養於浙。岳庵雖家居。亦囊篋鱗雜。不能吟誦無事。如曩時。且才如二子。豈終徜徉於斯園者。則是圖也。卒前勤懲後荒。意在斯乎。昔曾子固不以舟車廢其學。而蘇文忠直禁內讀書。夜分老兵皆倦。臥彼其視。金馬玉堂之中。波濤塵堞之內。皆學舍也。故古人有以自立者。如此不然。當貧賤時。曰吾他有求焉。不暇學。富貴矣。則曰吾有以自重者。姑緩之。是殆不足與於斯圖也。二子者。其知之矣。

清洪亮吉青山莊訪古圖記

余以丙申之歲。奉母家居。衡門授徒。往往多暇。時則孫子伯淵以婦病就醫里舍。

相與譚讌。時時出遊。典架上之書。市樽中之醪。鄉閭憎其跌宕。鄰里目爲狂生。有佳城菴焉。爲北郭叢葬之所。王生秉玉。吳生公珍。讀書其中。亮吉樂此清幽。頻與過從。老圃相就。譚皆無稽。殤鬼出遊。客同不速。俗名三一日者。秋雨初霽。晴陽不

驕。忽憶故侯之莊。爰求漁父之楫。于野謀食。無須兼珍。從僧假衣。不避百衲。笠屐之影。高參鴉巢。險哦之聲。下駭牧豎。未及三里。則青山莊址在焉。老鶴旣蛻。青松亦僵。潛鱗已殲。溝水盡黑。萋稗生於寢室。禾黍裹其窗軒。狐兔作窟。昔爲藏嬌之區。牛羊來斯。前經宴客之所。猶憶六七歲時。園未毀之日。曾隨太宜人及親串遊焉。翡翠作屋。晴紅四周。瓊瓏斲窗。膩綠千疊。新月半玦。回廊百盤。風花過樹。鳥亦褻。徊煙雨。壓簾魚。曾睥睨此一境也。旣而秋蛇緣樹。臺已漸傾。野獺瞰梁。池皆半涸。分香故姬。展夜臺之鏡。織屨遺僕。晞冬日之陽。林鶡有聲。梁燕無影。此又一境也。百牛銜索。運此奇峯。十斧臨門。摧茲怪樹。以鴛鴦之碎瓦。填魚鼈之空池。劈山榴以代薪。析海桐而作櫬。傷遊客之心。裹漁樵之足。此又一境也。遂使天山戍客。

尚夢橫塘。余戊西海時曾夢至此蘭亭舊友欲模曲水平原草木盡作勞薪南皮主賓半為

異物。時王君及菴僧並已物故此又悽愴傷心之一境矣孫君攄懷舊之念作訪古之圖千里

寄書屬為之記嗟乎園成百歲毀祇片時揆厥所由誰職其咎聞向生之笛慘不

成聲聆雍門之琴泣何能已今之援筆作此者亦以志前遊難再去日苦多病叟

出橋已迷滄桑仙人爛柯難詳塵劫云爾

清洪亮吉南樓贈書圖記

南樓者外王母龔太孺人怡老之室也予以髫年過承識愛別異諸孫之列策其

凌絕之程先是外王父嶧峨君喜貯書有田十雙歲以半所入購積軸歷數十年

而倉粟未滿書簽已盈又赴洛之後增蓄異書校閣之餘兼存別本每當朱明入

序赫日縣庭陳萬卷于軒楹散羣函于室牖仲達之簡雨急自收高鳳之居麥漂

不顧蓋自嶧峨君卒後輒遇伏日舉而行之一日暴書之暇外王母抽數册以授

曰吾家代衰矣能讀是者其惟甥乎予時十歲再拜受之迄今又二十寒暑追維

往昔遽興九地之嗟。時動深恩。頻展兩楹之殯。蠹窺人而漸老。螢入簡而不光。陳留丈人之語。王粲念之而覺悲。扶風大家之書。馬嚴續之而未竟。又況校閒庭之月。旦已乏人。知搜外氏之異聞。先無母問。淚浮于卷。痛寄斯圖。時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八日是爲記。

清李慈銘三山世隱圖記

昔謝客在官。賦始寧之舊墅。放翁遠役。懷魯墟之故居。誠以越東一隅。山水所萃。勝流棲足。雲客宅心。魚鳥親於故人。竹石多於家具。一塵苟有。百城不遑。而況稽陰著土。堂構累承。下杜之鄉。屢卜而未遂。灑西之屋。數世而亦傾。煙水役其夢魂。桑麻存於形想。此三山世隱圖所由作也。三山在郡城西十里。出常禧門。經跨湖橋。村墅漸疏。田疇益展。遠山四映。層青間白。度杏賣橋。湖開若鏡。隄長擬虹。霞施翠霏。不可殫究。而三山者。高或十尋。廣劣千步。翹鬢髻。錯峙水中。名未列於圖經。地各私於農戶。斜帶魚蒜。旁分鷗磯。煙波忽興。蕩漾無際。田園池落。相環而居。

予家西郭門外。則由霞川橋渡青田湖而南。出石堰。取三山。視道常禧門爲近。又南則爲畫橋。界長湖以控霧。駕白石而疊鱗。柱簇欄回。月重星貫。曲港綿絡。漁舟四通。橋之折處。則爲龜山。世所傳方干島也。拳石兀趾。古松卓顛。推排浪中。激蓄益瘦。循橋而西。爲湖桑埭。則柳姑祠在焉。康熙之初。先六世祖中書府君。嘗與同郡名士一十九人。踵鐵崖之故事。結詩巢於埭西。衣冠偉然。髣髴月泉之社。文采蔚若。頡頏雲門之遊。落花泛觥。垂楊蔽席。白蘋周於文砌。紅蓼亞其朱闌。豔極湖山人傳。圖畫是以篁村續賦。陶篁村續會稽三賦紀之甚詳。白蘋紅蓼亦賦中語也。羨若神仙。霞西著書。證其香火。沈徵君復榮著詩巢香火證因。旣而星散遠宦。風流漸微。府君儔直薇垣。脩書朵殿。眷言桑梓。結念漁樵。已營灞陵之田。將遂菟裘之築。闢畦起舍。近季真之賜。莊踞島投竿。跋宏之之高迹。因屬蔣南沙相國爲之圖。汪退谷宮允系以什。而府君自爲文記之。今所傳鑑湖垂釣圖。記及詩是也。嗣是曾王父孝廉君。以禽向之年。絕馳驅之意。散懷泉石。彌卽風期。嘗以春秋佳晨。童冠咸集。試笛於柳姑祠畔。胡牀三弄。

勝青溪之雅談紫裘一聲追黃樓之遺韻緋桃千樹因風而競開紅裙雙鬢采菱而答唱獨孤因而裂管倚樓由茲得名則有若茹古香尙書王穀人進士各填詞記之而孝廉君自爲之詩也及先生王父州佐君天懷高簡人倫典型鄉里祝於少賓秀艾奉爲有道杖履近出時在畫橋籃輿後隨半爲田父每至秋高霜曉山清氣佳丹楓擁巖烏柏而涇萬葉飛舞時亂落霞千林通紅不辨朝日連村錦張夾漈花合炊烟近爲黼繡嵐翠供其畫屏時乃攜青雀之舟繫綠葭之岸拾枝煮茗香葉題詞循行打稻之家閒訪鳴鐘之寺兒童競逐鳧雁狎遊入網師之居或從借笠闖里儒之塾亦與言詩翦韭東畦牽蓴北渚野籬竹篠時拂青簾村舍酒旗偏礙烏帽客來不速月出而歸嘗賦紅樹絕句十首紀之者也溯自康熙以迄道光朝野承平代傳高隱藉武陵橘租之業無太原地癖之風蓋自跨湖橋以西青田湖以南至清水閘而止連阡越陌皆先疇焉然而逍遙有谷徒標大小之稱平泉作莊虛傳子孫之誠牆援未成花竹焉樹泊經離亂洊爲邱墟膏腴之封

悉入於豪右。礲确之地。半葬以國殤。林壑僅存。風烟婁改。慈銘祖硯。勉承寢邱。竟失羈禽。繞樹時念。南枝枯魚。暴沙不忘。深澤爰傳。尺素重繪。茲圖于襄陽之儻。逢郗參軍之竟。值贖渦陽之舊產。補檀橋之精廬。別壤疏泉。誅茅縛架。臨流選宇。卽號祠堂。依林表阡。便營馬鬣。州佐府君 時尙未葬山條水葉。隨魚菽以爲供。秋月春楊。冀魂魄之常悅。入口所瞻。十雙繞門等身之書。千卷環堵。則斯圖也。祖德之述。遠慕乎韋公。郊居之篇。庶幾於沈令爾。

清趙銘周氏竺橋丙舍圖記

出西郭二里而近。平疇鱗接。曲港支分。籜筏通其一灣。略約施其獨木。有竺橋焉。碧陰則林澈斯環。綠秀則黍禾彌望。碩人在澗。終焉允臧。仁者歸藏。佳哉此氣。蓋我外舅周氏四世合葬之地也。丁巳二月。銘以濡露蕭辰。禁煙冷節。竊陪子姓。往展先塋。見夫如斧如防。間幽扃以數武。樹槐樹柳。蔭讓木以交柯。昭穆則左右星聯。魂氣乃東西雲合。聿增悽愴。彌切旁皇。漬酒申徐孺之懷。拜墓與陳思之宴。歸

而我外舅之弟辛甫丈出所繪丙舍圖見示屬爲之記按曾侍之經春秋思祀守
冢人之禮兆域爲圖削牘命辭有可述焉夫永叔家穎侈植表於瀧岡仲卿籍舒
樂奉嘗於桐邑里居邈隔房祀斯愆雖宗離祔之文靡當首邱之義茲則公琴咫
尺聆警欬而如聞子舍團欒睇神明而可卽王樵繭室願傍先靈司空壽藏將依
生我其善一也形家筮吉或耽輿地之書術者饜奇爭炫撥沙之說於是有卻詵
假葬沈滯彌年延祚停殯棲遲逾紀者外舅雖洞精玉尺抉祕青囊其爲先世卜
藏也瑞不俟夫眠牛敬已生於下馬陸彥師孝終表里極負土之殫勞黃端公望
考名亭冀歸眞之得所其善二也鬻茅事室述志於韋賢種柏庀堂襲規於龔勝
有先人之廬在信君子之澤長耕讀其中釣游可樂縱使田無滿頃屋僅單椽而
舉靜沼之毛猶堪薦芰收荒莊之稅粗可陳棗羊棗思親摩挲庭樹魚菽供祭取
辦園蔬其善三也昔者展季之壟尙患樵蘇庾哀之鄰時憂剪伐必敬恭夫桑梓
庶愛養其松楸今者一入其鄉而野老班荆宛睹高曾之矩村童侍席儼同子弟

之行。澆麥飯之半盂。遺以角黍。撫棠梨之一簇。護我笆籬。地盡鳩安。樹無鹿觸。其善四也。嗟乎。經營馬鬣。曾崇四尺之封。拂拭魚箋。誰寫百年之澤。宗生族茂。彈毫而異卉旁敷。土厚水深。滌筆而靈源四溢。扇清芬於先葉。翰墨淋漓。開生面於佳城。烟雲呼吸。則斯圖也。蓋將以展其孝思。非徒以誌其幽竊也。余家舊住西倉里。一支徙於城者。已百載矣。而五世歸葬。代有新阡。九族聚居。鄉無雜姓。每企敦宗之誼。輒思上冢之天。好景當春。醇風入古。自仰瞻夫妙繪。知合契於清門。圖中凡世次瑩兆。蘇厚子先生已序之。而銘復以葭末贅論者。幸聞見之較真。期丹青之不沫。庶幾良工摹像。毋忘徐孝肅之心。後禊揚休。克守鍾元常之帖。

清周壽昌粉東老屋校書圖記

粉東老屋者。吾友董硯樵觀察校書之所也。京西舊廬。宣南精舍。有粉一株。歷數百載。拓宇三楹。約五十尺。朝蔭暮靄。冬暄夏潤。董君官翰林時。寓公於此。將二十年。鉛槧告劬。枝葉同茂。持節甘隴。眷此嘉蔭。比還京國。仍埽舊巢。茶鎗酒榼。位置。

瑣瑣。細書。點均。昕夕。于于。朋來。無冠。蓋之容。友聲。有嚶。鳴之樂。問奇。斂戶。履綦。近而始覺。鳴晨。警旦。煙墨。疲而不休。時或。出戶。挾書。微哦。倚樹。狂葉。打屋。未風而已。秋濃。陰帀。庭得。月而忘。夕放襟。合宙。敷衽。古昔。討孫。陸之波瀾。笑蟲。魚之磊落。窾啟。志豁。理暢。神豫。且薄。時譽。遑論。世榮。君之於書。不啻。性命。之於生死。水火。之於朝暮也。又聞。此屋。揚州。阮傅。曾此。邸寓。太華。雙碑。之館。擘經。石室。之址。昔傳。美躅。今在。吾子。安石。之墩。荆國。豈以。爭名。宋玉。之居。庾信。於焉。寄迹。人往。代謝。前輝。後光。董君。因任。監司。重歌。隴水。念羅。含之。故宅。託子。昇之。妙筆。圖諸。卷軸。張以。歌詠。因樹。爲屋。尋申。屠之。遺構。園葵。不窺。緬廣。川之。絕學。異日。者踵。日下。之舊。聞續。夢華。之墜。錄於。以輯。勝迹。於寰。宇補。坊曲。於長。安則。此圖。之作。不爲。徒矣。

(己) 畫記 昌黎畫記體則考工文則顧命千秋推絕調焉永叔王彥章畫像

記議論風發不可控馭後之作者不出此二涂也錄九首

唐韓愈畫記

古今文

綜

第二十九冊

志記類

十四

中華書局印行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涉者一人。方涉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洩者。涉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

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瓶盃罍筥筐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予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予彈碁。予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予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予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予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予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宋歐陽修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

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污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郟州。

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

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宋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無養亂。無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敝。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

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礮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繇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

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自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毋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明宋濂宋九賢遺像記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修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髻。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裏袖緣以皁白。內服緣亦如之。白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

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阜。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淡。目有稜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顴。身頎然。有顴特然。其下癯。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領。內服阜領。帽有翼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峻準直。鬚疏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絢纒純綦。前微下而張拱。指露袂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脩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疏。亦強半白。鼻與兩顴微黧。黧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五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脣下。鬚側耳微聳。毫生竅前。冠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阜緣之。

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手立。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聳秀。白而潤。頰下少鬚。神采燦然。椰冠紗巾。道服青卓緣。繫以緇履。白坦懷。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有。衣道服卓緣冠幅巾。躡阜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京不可作矣。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冲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明黃淳耀李龍眠畫羅漢記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跽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屨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

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喏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鬚髻。共昇一人以渡。所昇者長眉覆頰。面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偃僂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偃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尙跣。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按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今爲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迹。故爲此圖。以警發之歟。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卽此意。

清侯方域管夫人畫竹記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明亡後遊燕市。

而得之。嗚呼。余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玉其積。而金其緘。而猶誌之以別璽。曰祕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興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大內也。雖玉積而金緘。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觀。暇則妬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爲酒食。醉飽則鬪鷄馴貓。亦不知觀。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固雖欲觀之。而祕閣禁嚴。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方且眞僞雜而美惡溷。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歎之。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於天子之宮。而絀於尉之手者。嗚呼。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尉又云。今太保宋公嘗見而欲得之。詭辭以歲久剝落。將入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於太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保輒問曰。畫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乎。尉誠高矣。若太保者。不具論。倘亦所謂不貪爲寶者乎。余嘗觀之。其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爲。竹瀟灑。神韻旁有石歷落。而遠其

爲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仕元爲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黍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爲此也。然當時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於藝事不憂不戚。夫婦偕老。嗚乎。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其可記者也。余因爲之記。

清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驚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

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覽。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閱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微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適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

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温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辨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

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生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負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佔畢呻喁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徼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之報隆於堯

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闌貿易。壞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箸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一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清薛福成觀巴黎油畫記

光緒十六年春閏二月甲子。余遊巴黎蠟人館。見所製蠟人。悉仿生人形體態度。髮膚顏色。長短豐瘠。無不畢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或立或臥。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飲或博。驟視之。無不驚爲生人者。余亟歎其技之奇妙。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蓋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乎。其法爲一大圓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崗巒。巒溪澗樹木。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馳伏者。奔者。追者。開槍者。燃礮者。擎大旗者。挽礮車者。絡繹相屬。每一巨彈墮地。則火光迸裂。煙燄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觀。仰視天。則明月斜掛。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祿草如茵。川原無

際幾自疑身。外卽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爲壁也。畫也。皆幻也。余聞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氣喪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衆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夫普法之戰。迄今雖爲陳迹。而其事信而有徵。然則此畫果眞邪。幻邪。幻者而同於眞邪。眞者而託於幻邪。斯二者蓋皆有之。

清吳汝綸左忠毅公畫像記

汝綸兒時。聞先輩人談忠毅故事。輒自恨生晚。不及一識其面。故庚申冬。以亂僦居公故宅。從左君質夫所。求公遺書而讀之。又見公家書手稿。益彷彿遇其爲人。一日。質夫手二畫示予曰。此公父母封大夫封夫人像也。予爲正色斂容肅拜。而後敢仰視。因更索公像。質夫曰。公像先是失於家久矣。某歲鄉某携畫行。忽大雷雨。衣盡濕。遂入一村避焉。主人展畫視。大驚曰。此余祖也。索而藏之。歸其直。蓋主人公裔孫而畫公像也。於是復存。今藏他所。余曰。噫。嘻。公之精爽。不至泯滅。一至是耶。當魏璫之矯旨逮公也。僞詔下。晴空忽大雨如注。讀畢乃止。其忠義所激。動

天地泣鬼神。類如是。是畫殆公之精爽所寄也。其幾失而終存。固亦有使然者歟。夫公功烈垂後世。節義在天壤。後之人讀其書。考其遺跡。猶想見其爲人。雖是像之存不存。亦何加損於毫末。而顧若是夫人。生百世下。追慕古賢人烈士。每恨不並世而出。得一目接光容。極其慨慕。所至雖一器一物。手澤所留。遺無不低徊珍重。摩挲不能去。況得瞻拜遺像。識其面目。於數百年後。其慨慕又何如也。然則是像之存。所係顧不重歟。公父母像。閱今垂三百年矣。視之瀋墨猶新。由公像論之。是皆有神氣呵護。不使敗壞者。抑其精爽歷古今。固不能敝也。公像藏他所不獲見。然余既讀公書。覩公手跡。又具聞於質夫者。如此。則余之見公像也久矣。因記其大略如此。公像目光如炬。立其前。若正視人。在側亦側睨焉。質夫云。

(庚)雜物

色色形形。化工之妙。懿彼文心。窮追冥契。王荊公所謂鑿刻萬物

而接之以藻繪者也。錄十首。

宋歐陽修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爲苕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苕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苕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尙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於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

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宋蘇洵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峰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閒且其槩而不殤拱而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閒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峯

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明歸有光秦國公石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胄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關西園。累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爲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爲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爲名品。以余觀之。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偉。類執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閩門。劉尙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漢

大將軍兵至闔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明魏學泚核舟記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二黍許。中軒蔽者爲艙。竊篷覆之。旁開小牕。左右各四。共八扇。啟牕而觀。雕欄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似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誦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

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蠅足。鈎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牕八。爲箚篷。爲櫂。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并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矚。旣畢。詫曰。嘻。其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不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麤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清魏際瑞海市記

海鹽有放庵。庵之僧曰自慶者。曰。吾居此十年矣。亦嘗見海市。城郭人民樓觀。猶登州也。惟城中牛馬出。則大水。徒牛馬。水亦不溢云。是爲庚戌二月二十有五日。是日也。春初霽。草木之華。待霽而榮者。如積怒之不可遏。於是大中丞范公。遂以

次○日○霽○定○巡○行○於○海○甸○予○與○諸○同○志○者○登○涉○園○之○石○以○觀○於○海○緘○水○成○岸○互○如○銀○沙○將○不○可○紀○極○而○林○木○障○其○北○公○忽○遣○騎○來○言○曰○海○之○北○樓○臺○出○矣○衆○皆○騎○而○往○則○有○若○堡○者○若○松○林○者○若○城○垣○雉○堞○者○於○是○若○堡○者○變○而○爲○亭○林○木○者○爲○橢○山○若○鞍○城○垣○雉○堞○長○互○而○爲○橋○橋○之○上○若○二○人○扛○帷○轎○而○徐○徐○若○行○又○有○山○正○方○如○屏○者○析○其○角○而○矗○然○爲○單○峯○如○筆○於○是○而○亭○者○復○爲○芝○芝○爲○蓋○蓋○爲○盤○孟○皆○有○跗○承○之○業○業○然○如○籩○豆○橢○之○山○半○析○爲○二○一○伏○一○踞○者○分○焉○於○是○與○盤○孟○皆○又○爲○亭○而○正○方○之○矗○然○者○爲○亞○字○又○爲○員○又○析○爲○峯○而○盤○孟○橢○山○之○爲○亭○者○又○爲○腰○鼓○而○橋○不○可○復○見○矣○惟○歷○歷○如○碎○石○析○爲○峯○者○仍○正○方○也○諸○爲○腰○鼓○者○爲○飛○蓋○矣○正○方○之○上○爲○人○獨○立○焉○或○曰○正○方○者○名○鐵○山○其○先○爲○堡○爲○林○爲○城○堞○者○曰○鬪○牛○山○人○皆○可○至○然○則○是○山○也○何○以○變○且○其○或○有○之○也○亦○見○於○秋○年○七○十○者○曰○未○嘗○春○見○之○也○於○是○乎○自○午○以○至○於○未○之○未○而○所○謂○山○者○亦○杳○然○沒○焉○土○人○之○謂○山○也○是○邪○非○邪○或○曰○大○中○丞○公○出○入○龍○蛇○虎○豹○之○區○往○返○且○萬○里○沾○淫○雨○暴○驕○陽○飯○蔬○嚙○菜○方○一○年

所。浙民之苦荒。逋災傷者爲數百有餘萬。一旦蠲釋。延及子孫。天地知公一無所受。於是乎不愛其奇。矢以相貺。予從公之後。而以得此巨觀也。於是乎爲記。

清周鴻覃記峨眉松

汪君二如客蜀歸。以峨眉松二株贈陳子蘭洲。長不逾二寸。根幹枝葉備具。亭亭直立。宛然松也。云去泥土。取夾書帙中。可四五月不壞。復培以土。水洒之。兩三日。勃勃然生矣。試之果然。夫木固莫壽於松。然未有離土半載而猶能生者。或曰峨眉地高氣寒。雪盛夏不消。此松生冰雪中。故稟氣堅而耐涸。或曰遠遊之士。孤寄於數十百里。窮鄉僻壤。荒涼寂寞之濱。耳目無所娛。心思無所發。每至頽廢放棄。失其志意。天生此物。俾易挾以隨。亦所以慰羈孤之心。而使其有所激發也。嗟乎人情生長富厚。則骨力柔脆。志氣浮靡。平時傲焉自高。一遇困阨。輒摧折不復自振。而有守有爲。強毅堅忍。生死可以自主者。多出於寒苦磨鍊之餘。此豈必其識有明昧哉。夫亦所以厲其氣而爲志之輔者。強弱不同。故耳。孟子曰。生於憂患。死

於安樂。自非聖人。孰能無藉於此。蘭洲方游幕。而適得此物。殆天所以慰之。而將以發其志氣耶。余與其尊人健衡先生爲莫逆交。又其理有可以自警者。故爲推闡其義。書以質之。

清吳敏樹義猴事

邑子阮生言。其里有弄猴者。年老無子。以猴爲子。猴脫鎖逃。弄猴者哭而追之。猴聞其呼。止蹲他道上。弄猴者向之曰。我用汝以活我。汝走。我必不活。不如遂死。將躍入水。猴啼來抱之。自是益愛猴。不復加鎖。弄之又十餘年。稍積錢。自辦棺斂物。餘錢數串埋牀下。弄猴者有一女早嫁。族人無近親。一夕弄猴者暴疾死。人莫知。侵晨。猴掩戶出。走至其女家。伏地號。女覺其異。隨來。猴舉鑰奉女。開籠取衣。抓土出錢。女乃集族人斂埋其父。棺將蓋。猴躍入棺中。伏屍足旁。叱驅之。不去。衆異之。卽謂猴曰。汝豈欲從汝主人死耶。果欲從者。可起向汝主靈位前作禮拜。猴如言。起三拜。號復躍入棺。遂以殉。吳子聞而異其事。且論曰。聖賢言人之性善。異於禽。

獸則禽獸之性。宜其不能善也。而時有善者。且有。大善。雜書言諸物類。以義名者。不一。此何以然哉。有人而近禽獸者。有禽獸而近人者。禽獸而人。其能必專。獨以至如猴之殉其主。其與忠臣烈女之行。何異。嗟夫。忠臣烈女之行。聞者皆爲之感泣也。況乎禽獸之於人。而有若是者乎。書猴之事。將以感於人也。

清魯一同二燕記

嗚呼。美惡之理。賢不肖之相。豈惟人然哉。以予所聞二燕事。尤奇。沐陽老諸生耿君家。有燕巢於廳事。雌忽死。雄別挾一雌。哺諸雛甚勤。日未哺。雛紛躑墮地。則哺者。蹙蹙也。耿大怒。毀其巢。盡殺雄若雌。且曰。雌誠毒矣。雄尤甚焉。後二年。余復至沐。以語門人周生。生曰。然嘗聞之。自是尤惡燕。嘗捕其雄。以弄小兒。斃焉。雌獨居。有雄入其室。轉鬪七八日。毛盡脫。而雄不能犯。雌日夜哺諸雛。哀鳴上下。至今撫心爲憾。燕一也。豈善惡懸越。有如此邪。豈雌之性。不難於守貞。而難於不妬其匪所生邪。豈雄之性。易忘其故。雌而雌爲雄。撫其孤。固宜。然邪。豈前雌。惟不貞。故

妬而淫殺其子邪。豈後雌或爲人撫其雛。亦不至是邪。又或視他雛。終有間邪。

清管同記蝎

管子客商邱見逆旅童子有蓄蠍爲戲者。問其術曰。吾捕得去其尾。故彼莫予毒。而供吾玩弄耳。索觀之。其器中蓄蠍十數。皆甚馴。投以食則競集。撩之以指。駭然紛起。竄觀其態。若甚畏人者然。於是童子大樂。笑呼持去。客謂管子曰。得是術也。可以御惡人矣。夫蠍之毒在其尾。去而蓄之。彼且仰食於人。爲人所戲弄。夫天下之惡人。虺蜴其心。豺狼其性。其爲毒豈非是蠍比哉。然其人固有異衆之才能。濟其凶而爲惡。爲君相者能制其毒。而用其才。彼且畏服以供吾驅使。而其惡何由更肆乎。昔者孔明之於魏延。高歡之於侯景。彼二子皆英雄。得是道矣。他人則不然。慮惡人之難御。所用皆庸輒易制之徒。國無異才。事或非常。則莫知所措。此其智不且出童子下耶。管子曰。子言誠辨。然吾聞諸土人曰。蠍之去尾者。更生則雙鉤。其毒不可療。蓋是童子亦幸而未遭是耳。夫惡人者。久制於人。無所致毒。苟再

發焉。其勢將不可復制。魏延服孔明而反。楊儀、侯景畏高歡而弑梁武。世有孔明。高歡之智則可。不然則楊儀、梁武抑可深戒矣。堯舜之世放殛四凶。皆屏棄遠方。終身不齒。彼四子者。豈獨無異才哉。吾竊以爲英雄所見不逮聖人也。遂書其言以爲用人者鑒。

清管同記鴿

葉侯之家。獲二鴿。縛其翅而畜之野。狸者知其不能飛也。攫而食其雌。雄者怒奮其喙。啄狸而去。不數日復獲一雌焉。狸至而又食之。然以前被啄。故若憚。雄不敢近。雄因自恃其強。不爲備。居無何。竟爲狸所食。管子曰。吾觀狸鴿之事。有深感焉。當夫狸之始至也。蓋欲攫鴿雌雄而並食之矣。然而力疲於雌。又度雄者知必死而致力。則權卑而去。以避其鋒。兵法所謂窮寇勿追。強而避之之說也。及其再至。非不欲先食雄。然而知雄必備而雌無備。故先其易而後其難。且示雄以若獨食雌者。而使之不忌。兵法所謂誘之驕之者也。至是而雄固已怠矣。乘其怠而

突取之。則計無不得。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吁。狸所爲悉合於兵法。鴿乃遊其術中而不悟也。吾思鴿之與狸。誠爲非敵。然雄啄狸。狸始未嘗不畏。使彼雌雄者。併力相扶。以與狸爲難。狸雖強。何至並爲所食哉。恃一己之強而不知援。其儕類儕類亡而已。亦隨之可慨也。夫抑吾又思之。夫鴿雖小鳥。然健而善飛。當其懸哨薄雲。雖鷲若鷹鷂。莫能害。而何懼一狸乎。以見獲於人。而遂不能飛。以不能飛。而遂爲狸所食。然則世之見獲於人者。其亦可爲深慮也已。

第四章 記事

事之爲名。與物相對。記物而外。厥惟記事。抑彼山水諸記中。多述遊。茲旣名從其主。悉入記物。故本章所錄。篇帙不多云。

(甲) 宴集

記之與序。體或相通。朋舊流連。盍哉誌盛。亦以序名焉。別見序錄

類錄六首

清梅曾亮江亭消夏記

都中燕客者曰館曰堂皆肆也。觀優者集焉。樂閒曠避煩暑。惟江亭爲宜。地當南城。西故爲水會。今則四達皆通車。甲午五月望。徐廉峯編修。黃樹齋給諫。招客而觴之。天氣清佳。地曠人適。以客皆雄於談。而失飲也。乃射覆以行酒。當令者取樽俎閒物載經典者。隱一字爲鵠。而出其上下字爲媒。因媒以中鵠者不飲。然所出字皆與鵠絲禡判散。不可膠附。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鵠者愈專。而媒愈幻。務以枝人心。使不得尋逐。以爲快。忽然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而罰飲者十數人。酒肴既饜。憑軒周流下多。葭葦蒙籠。坡陀風草相噬。柯葉綵繚。疑其下有波浪。滌汨聲渺若大澤。無涯江湖之思焉。主客多江東南人。歲比大水。談者以爲憂於斯亭。又悵然於不可得水也。給諫遂歸而圖之。圖中人皆面山。左倚城。指亭下相顧語者。亭之西軒也。上元梅曾亮記。

清李慈銘壬申七月北海鄭司農生日集鄭盦記

澌自蒼姬德衰。素王道應。尼山感禱。空桑闢誣。既綜述作之原。遂有庚子之拜。然

而奠楹夢。諛傳經術分。西河謹其親承。蘭陵宏其私淑。暴秦灰滅。炎漢薪傳。蓋多抱殘守闕之功。未有摧陷霸清之力。懍乎一綫。歧出千涂。自周敬王壬戌之年。至漢順帝丁卯之歲月。在鶉尾日紀。攝提凡歷六百有五年。而後大儒出焉。迹其通學六藝。徧述羣經。網三代之微言。括兩漢之精詁。江河不廢。贊歎奚窮。至於異代。蚍蜉俗儒痕瘡。自王肅孫毓虞翻李譔。冥行擗墮。私肫測天。方術卮言。旋同沃雪。下至六季亂王梅之學。兩宋標道學之名。流及有明。益為大惑。咄彼張敬程敬之。奸妄敢議俎豆於宮牆。既干非聖之誅。奚取下愚之覺。事非待辨。道乃益光。若夫訂范史之譌文。補本傳之誤著。感知本郡。得游學於周秦。追老舊君。謂見容於父母。則作不容者固為衍字。云羣弟者猶是郢書。

戒子書中云不為父母羣弟所容陳氏體據元槩范書無不字正之

是矣俞氏正爨據御覽引別傳作為父母郡所容以鄭君為鄉佐時太守杜周甫為除吏錄使就學故云為父母郡所容去斷役之吏也父母郡即父母之邦近丁氏晏

撰鄭君年譜亦言之范史杜密傳亦載此事知原本如此 至周禮注迄今盛行。而反見遺漏。孝經注遭唐已駁。

而竟得備書。以此為疏。尤同無識。豈有豫章家學。未窺三禮之全。子元嘯言。覈於

六藝之論。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爲之注寫官偶脫。自可證以謝承。北堂書鈔引續漢書鄭君傳多與范同章懷注亦云謝承

書載鄭所注與此略同可知范多本謝不容兩家皆忘周禮之注石室猶存。不必信彼樂史。寰宇記引孝經序有念昔先人語謂是康

成胤孫所作又云今費縣南城山有石室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況自青浦。王氏記遺書之目績溪培輩成考證

之篇。山陽丁氏晏譜其年。遵義鄭氏珍箸其錄。各殫搜。無事贅陳。惟其紹述。文宣繼

武。洙泗列其顯證。蓋有數端。生在東州。不出齊魯之境。運際季漢。何異定哀之朝。

官虛從乎。大夫年各靳其耄歲。八十益恩隕難。豈殊泗水之悲。小同有文庶幾。述

聖之肖。黃巾下拜。則彈琴解匡簡之圍。元城病留。則微服避桓魋之厄。綜其出處。

事有同符。緬彼降生。道原一揆。豈非孔垂赤制。鄭應蒙孫。應與漢爲始終。實傳教

於絕續。以故六郊三禘。發际掌之未詮。緯候讖圖。演閉房之餘緒。禮堂寫定。直接

刪修。鄭志編成。雅同論語。賓碩之論。早擬以東家。仲遠之稱。竟折以十哲。此龍蛇

徵。夢見告於至人。而河嶽降靈。相差以提月。至聖生日爲今然則別傳所載。幸留

廣記之編。亦猶素書兆祥。僅見赤高之紀也。嗚呼。趙商片石。既礪阜之俱移。承節

新碑。又金源之補立。遺書半佚。聖緒幾湮。景運聿開。斯文復振。見契憲廟。有質實深醇之褒。重配孔庭。先劉向鄭衆賈達服度而復。碩儒代起。咸奉經神。古誼遞宣。遂刊僞學。鄭盦侍郎。專精雅故。癖嗜典墳。世家東吳。與惠江爲鄉里。擢第北闕。匹孫洪之科名。法儀鄭之名堂。踵司農而拜職。爰集同志。肅炷瓣香。碧雲撫塵。清風奉手。花竹和氣。夔映於一庭。彝鼎古風。鬻匄乎四座。秀眉明目。猶見禮容。幅巾布衣。不稱官閥。生時萍梗。幾逢袁紹之杯。今日椒馨。尙脩文舉之敬。慈銘少而失學。老愧無聞。每當發篋之陳。輒有望洋之歎。隨車挾策。敢自比於塵囊。識字觸牆。願長依夫帶草。抽豪作記。附千秋通德之門。盍哉樂羣。證此日讀書之社。是日集者。胡澍甘伯。陳彝六舟。吳大澂清卿。謝維藩麟伯。及慈銘等。共十二人。

清李慈銘極樂寺看海棠記

高粱水環。太行山峙。輦路所屬。鳳城以西。聿有精藍。翔于明代。爲極樂寺焉。明時以牡丹著稱。國朝乾隆中。則荷花爲盛。香國代嬪。上林接春。奇葩列畦。經苑皆錦。

明妝照水淨天亦霞蓋迄今百年而海棠之名冠都下焉觀其高柯矗雲叢榦圍
月花繁酣火藥密攢星清露滴曉則千重暈緋微風扇晚則連林亂粉經卷開而
絳英滿鐘杵落而紅雨飛蓋自經高梁橋入平野綠薺鋪縟清泉曲流卽見花光
絕然林表五里之地香霧結紺四面之天金光而采幽徑旣闢山門遠映罨若深
谷杳乎洞天綺繡張於列屏珊瑚壓於高閣猩紅鸚綠是爲華鬢之居鹿女獅王
悉證須彌之果金輪展地奪七寶之莊嚴紫蓋騰空照四天之歡喜旃檀輪其妙
相優鉢遜其長生每當梵課風宣戒壇香湧萬花如笑隙地皆紅殿廡周遮不礙
淨行之品袈裟經過卽無壞色之衣若其琳宇多奇紺宮選勝則東有軒榭曰國
花堂其後小池頽環危橋尺劣山石亂疊橫廣峙顛曰雨花亭足以俛瞰花頭遠
攬霞尾朱闌側映綠楊四垂往往閨幙句留釵裙小集其西爲佛殿又西則小圃
粗成螭牆低繞槐榆散植雜花被蹊中結勺亭製象吳舫疏窗四敞環地一筵可
以延西山數五塔雲氣晃目嵐翠在眉煙客以之悅情林侶因而憩足此又花外

之幽賞。塵表之餘襟矣。余郎潛累歲。朝隱鍵扉。每至花時。勇言脂轄。僧寮暗記。浪跡爲多。困頓之年。計偕正集。暮春多暇。素心肯來。迺與同寓胡子。小買餅醅。分攜茶具。人數符乎竹林。香積資其蔬饌。清言竟晷。雅集留圖。雖媿不文。敢辭作記。錦城紅燭。羨放翁赴飲之豪。禪榻茶煙。諷小杜題詩之感。是日集者。張舍人錫申。孫孝廉德祖。陶孝廉在銘。陶孝廉方琦。樊孝廉增祥。及余與胡比部壽鼎。共七人。

清李慈銘重五日游龍樹寺記

宣武城之南。地形偏下。潢水所積。蘆葦叢生。冢碑香鱗。刹宇閒結。紉輓之地。迺爲觀遊鐘魚之場。遂萃壺勺。龍樹寺者。本觀音寺之下院也。道光初年。有浙西僧增葺寮廡。補栽花竹。以寺有古槐。蟠屈倒垂。枝榦阿互。角距四鄉。鱗鬣冪披。因易與誠之名。爲龍樹之額。面南開軒。野色萬頃。春菱發葉。則碧浪浮塍。秋芳作花。則縞圃散雪。顏曰蒹葭。一寺之勝槩也。小萑大葦。雅訓堪徵。初葭秀兼。稱名各異。要以流連光景。延寄歡歌。愛離綠之上簾。雨痕可染。比鷺灘之編徑。月色都通。不必

辨毛許之誤。文究孫郭之同異。其東爲樓三楹。繞以叢竹。可以棲止。崎士仿儼隱居。西爲危樓一間。方廣二仞。窗虛四敞。簾垂一重。西山繚青。憑檻可數。朱右臣侍郎眉之曰。朝山樓。游息宜於高明。佳境副其題目矣。歲在游桃。月逢夏五。蒲英汎酒。榴火凝庭。小設羹匏。相邀袞屐。與胡匡伯比部。東西分釀。南北夾廚。約恩施樊子雲門。黃巖王子弢甫。會稽陶子仲彝。孝邈兄弟。飲於寓齋。小戶易酣。佳興未已。遂同車入寺。憩於斯樓。輕陰。市簷涼風。在幌。佳茗數淪。清談不疲。胡蝶自飛。芳草無礙。語笑出於天半。鴉鵲望其下。風游女釵符低颺。於花雨市人角黍。高堆於綠陰。有節物之娛。極嫵姿之樂焉。至於南攬江亭。西帶崇效。紅牆近映。翠幕遙開。挹危堞之浮雲。數平林之過鳥。暮景曖曖。歸騎繽紛。逝陰促於駛波。盍哉難於上第。古人不作。將續乎夜游。來者如斯。莫忘夫今樂綴以短製。首倡八言。和而賡之。是在五子。

清李慈銘夏日雨中集天寧寺記

樊子茗廬。以丙子夏同居京師。先戒其儔。集飲於廣寧門外之天寧寺。先夕猛雨。經日潦沛。炎氛滌除。涼颺通爽。巾車竟發。避潦而行。流水周於市廛。新綠拭其衢。巷鳳城。菴藹杳深。以闢出郊。遙眴烟翠無際。右折而北。陂陀里許。濠流屈曲。遂得寺門。始拓跋之。剏基。經隋氏而宏構。興廢遞歷。名迹益崇。芝房星啟。市里成林。柰苑花開。四時皆錦。其後積土爲阜。因顛作廣翼。以圓寮。疏以方磴。廊楯周繞。林篠密列。舊爲綠野堂。今日塔射山房者。尤一寺之襟轄。勝游之輻集焉。是日以雨。道俗闐寂。鳥隱樹而不飛。雲攝山而俱斂。磬風過竹。已作秋聲。茶烟出簾。欲爲暝色。近攬梵塔。黛壓諸天。遐俛畿。唼翠合大地。山澤通其清氣。雷霆走於下方。蓋又極崢泓之觀。寥曠之想矣。酒炙既行。言笑遂洽。塵拂偶擊。則山花亂飛。觴雜投。則簷葉共響。雷連晚色。徙倚柯陰。幢影迷離。隨青靄爲表裏。屐聲下上。衝溼翠以往來。鐘杵一鳴。田水四落。泉石悅其羈魄。風雨證其素心。則若忘京華之居。息久旅之感焉。恆河沙數。來者何常。卽論平生。亦嘗數至。而嬉翫蕭瑟。翁息煙霞。聽僧房

之雨聲。數經廊之香篆。則知者不數人。過者不數值矣。失此不書。後將無述。臨河之敘。敢讓斯賢。是日集者。汝翼。弢甫。仲彞。子縝。紫泉。匡伯。賓主共八人。而予爲之記。

清趙銘守梅別墅雅集記

己未七月。予與車子許君。客游武塘。彤雲壓篷。輕颺眷筵。川路邈隔。亭午倏屆。時慰農夫子。選雋貢闈。獲廁斯役。桑下三宿。羣賢沓來。招邀題襟。唱翕羽折。柳維艇。牽荷代柬。月之五日。於面城園小集焉。出郭未里。蕉衫不塵。入門數折。林香欲沁。屏闥幽邃。梧竹蕭曠。中有澂沼。環若鏡奩。危廊界之。左右皆月。憑闌四矚。澹不可唾。欹樹一角。鬱極斯陰。菱荇俟風。或垂或斜。時移客蹤。旁睇鱗影。蘋間泳鯉。闖波炫紅蓮底。戲龜浴水。爭碧茵藉。草涼生屐邊。白藕作花。秋在簾外。前軒松峙落落。畫格側牖。泉注泠泠。筑聲據石。科頭臨漪。濯足清賞。旣洽芳筵。乃敞守梅有墅。觴芰於堂。淪茗滌醒。橫瓜待戰。忽雜諧謔。不知炎歊。俄而高軒翩然。下鶴庾亮。

促塵鄭公折筩吐吸瑤華屏汰縛節庚申之檻俯卽濠梁甲乙之籤仰斯津逮文
匯歧派驛騎兩家酒傾流霞沆瀣一氣奇志盡各雅才紛羅笑語日沈醉歌月答
鄴下公謙欽茲後塵瀛洲題名書此左券門下士在座者十有八人孫又春鈞孫
元匡葆徵郁珏生洪疇錢根珊啟琨陳可均元勳錢椿卿維榦夏冠卿品槐許嶺
梅世標唐子昭錦標金夢漁熾豐丁白卿家駿顧仰齋階升屠爽亭塏泉車薇楣
瑞文許安甫榮奎張玉珊鳴珂李子韶賡揚鄙其一也諸君斐然各攄佳什賤子
不敏削牘爲記

(乙) 記人

記之與傳初實無別此其爲體頗同乎傳劉知幾云包舉一生而
爲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爲之傳左傳體也此其左氏之遺乎錄十首

明高啟書博雜者事

博雜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
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

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曠守，卽誣守納己賂。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耶？」博雞者曰：「諾。」卽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摔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白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遂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摔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巖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

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寃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高子曰。予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整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明歸有光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燿。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穀爲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

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乃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撈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梭。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梭擲地。嫗以己梭與之。又折其梭。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

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繫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椽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懼。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閨門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早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

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歎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清黃宗羲萬里尋兄記

宗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屨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將何之。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獠洞蠻陬。蹤跡殆遍。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厠置傘路傍。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

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云：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閒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饑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清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僧寺，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

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闔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

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清方苞石齋黃公逸事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暈。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卽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尙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

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清方榮如書華豫原事

無錫有奇士曰華豫。原方歲乙未。撫吳儀封張公坐事。逮部使者偕制府。卽訊于潤州。而羈管公城隍廟甲而守之。生獐如乳虎。非著門籍不得輒出入。門生故吏無敢嚮邇者。豫原聞難。自無錫疾馳。一晝夜踰三百里。至京口。噫焉。旣抵廟門。不得入。而顧見有官人傳呼來帶弓韉。騎而從者數人。至門。門焉者皆卻立。官人下馬入。從者皆入。豫原則闖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請室。門外卽又不得入。徘徊往來。所以屬其門者。方故萬端。然卒不得入門者。曰客何爲者。始吾以客爲從官人來。故不誰何客。乃今知妄男子耳。不去且得罪。制府怒不可犯也。豫原大笑。應

曰。若。乃。以。制。府。嚇。我。耶。向。令。吾。惴。惴。制。府。者。吾。安。得。來。此。且。天。下。事。不。可。知。往。者。張。公。嘗。與。噶。禮。訟。矣。部。使。者。按。事。至。再。無。直。張。公。者。賴。天。子。明。聖。張。公。撫。吳。自。如。而。噶。禮。卒。抵。罪。以。去。此。近。事。于。今。未。冷。今。張。公。雖。就。逮。萬。一。上。復。有。後。命。如。異。時。事。若。等。何。面。目。復。見。張。公。言。已。則。索。筆。大。書。其。爵。里。名。姓。付。門。者。達。張。公。所。曰。可。達。達。之。不。可。則。以。此。紙。上。制。府。言。狀。惟。制。府。死。生。當。是。時。日。漸。西。夕。而。豫。原。語。侵。制。府。益。急。門。者。縮。頸。既。以。無。可。奈。何。則。入。白。守。者。而。守。者。亦。頗。聞。餘。語。色。動。爲。言。于。張。公。張。公。命。之。人。豫。原。乃。入。相。勞。苦。如。平。生。歡。良。久。辭。去。越。數。日。而。部。使。者。之。祠。報。燬。矣。初。部。使。者。視。學。江。左。有。聲。吳。中。人。士。爲。祠。于。江。陰。歌。舞。之。當。張。公。之。與。噶。禮。交。訟。也。部。使。者。按。事。至。吳。吳。中。自。士。大。夫。下。遮。馬。首。以。千。萬。數。願。無。奪。我。張。公。而。部。使。者。顧。不。直。張。公。吳。中。人。固。怒。甚。及。是。役。也。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謾。不。讐。罪。且。至。殊。死。吳。中。人。咸。涕。泣。不。知。所。爲。而。會。豫。原。自。京。口。來。具。言。張。公。就。逮。良。苦。則。益。洶。洶。然。顧。無。所。發。怒。豫。原。遂。言。曰。狄。梁。公。之。有。祠。魏。州。也。其。子。景。暉。弗。

類。魏州人燬之。不復祠。今日之事。得復有香火情耶。吾欲云云。如何。於是衆數千人奔部使者祠下。爭徹屋瓦投之。以巨牛東西曳椽棟。盡折。或焚燒其餘。呼聲動天。埃起漲數十里。明日制府聞狀。大駭。陰使人廉問。主名疏以去。然竟無如何也。當是時。豫原幾不免。亦以此名聞。江淮間。豫原名希閔。好讀書。學治古文。著有廣事類賦等書。行於世。以涇縣訓導。副江南辛卯解試榜。下西試。京兆復得副榜。主試者。卽故撫吳張公也。識者兩難之。方子曰。余居京師。遇江南人。往往爲余言。豫原周旋張公事。余壯之。已。豫原就京兆試。定交王篤林太史。坐上視其人。斂退就。懦粥粥若無能者。而遇公正發憤。乃若是。上卒不用部使者議。而驛召張公。命以。白衣領倉場職。其事距燬祠。蓋不數月。豫原之於張公。可謂與天合符者也。豫原。又言。方事之殷也。江都有程表民。如臯有姜自芸者。與某相倚。若左右手。而先是。張公與噶禮交。劾時。自芸護之。尤力。舉幡。率數萬人。行詣闕。上書。郡長至。使人守。欲殺之。亦會張公得兪旨。而罷。余恨未見表民。而自芸辱與余善。名畊。亦一奇士。

清胡天游書趙萬全事

明莊烈帝時。會稽人趙應麟者。爲書生。貧不自得。託教授去游北方。與其家約。幾年當復還。後絕無有聞。知留所者。應麟有子萬全。始二歲。依母丁以居。及年十許。問父何忘返。今爲何在也。丁持萬全泣曰。兒知憶爾。父安使爾。父誠得歸。卒撫汝乎。萬全遽大痛。食飲臥夢。若不甘者。至十九。請於丁。願出求父。丁勿許。萬全曰。母固憫兒。獨兒去無奉母者。雖然。願卽行。勿顧時月。幸必以父還。始應麟困敝甚。走之京師。冀以獲富貴。久客留落。挫忤崇禎末。大盜入國都。天下潰沸。干戈棘道路。客游者多不得歸。應麟自咤。意失。竟轉徙趙代之閒。以死棄其家。二十年矣。萬全既獨行。求父。邏淮南北。環齊魯秦豫。返燕薊。嘗數日。乞不得食。裂胼乳。血髮肉脫。易朽然。如斷榴。然終已不遇。心疑應麟死。覩骸骼之殘。委溝野者。剝膚血滲之。堅不入。乃捨去。復號呼於塗。萬全之始出也。懼己不省父狀。取牘書應麟鄉里名氏。年歲。張於背。以行。久之。乃至馬邑。馬邑故山西邊。萬全旁皇邑中。不得去。張文義。

者縣人也。聞之歎曰：豈爲趙君兒乎？急走來視，誦所負牘，良契文義，趨萬全過我。過我，勉具客。我幸識而翁，昔亡自兵中，稱何從來？五十餘耳，顧已髻，卽無所寄食。窮歸，我嘗爲我主書，方且哀其旅死也，而槨封之，樹之柳，亦拱於原，得示子矣。萬全聞言，擗地哭，奔之隴，所仆絕，不能起。已太息曰：吾初誓求父生，迎使還，天實靳毒予，雖然，固甚不安於藁，痛若罪腰脊，庶招魂魄歸，猶或少解吾母，竟裹應麟骨，步負以復於其家。馬邑人相聚觀，少留之，不可萬全，旣歸，極勞動，養其母，母亡，舍於墳。三年，以康熙乙巳歲卒。後四十年，大官有廉其事者，表萬全異孝，爲祠之，廟琢石旌其門。

清汪中書周義僕事

寶應潘愷，僕周大。從愷往田舍，有佃暴歿，潘氏之族誣愷殺之，引僕爲證。知縣吳之珽訊僕，考掠累日，僕力陳其冤，遂以夾折其脛，血溢口鼻而歿。瀕歿，猶胡囁言佃實病，旣絕而目不瞑。聞者哀之，知縣已致僕歿而懼，妄云僕承，遂易其辭。以上

獄不決者五年。其後巡撫劉公參驗僕辭而疑之。獻之得其實。爲罷知縣官。而抵族人臯。於是獄遂白。愷爲僕置冢。子孫世祀之。勿絕。汪某曰。吾觀於今之僕。而知吏職之不修。與士大夫不得保其門族者。焉。吏一命以上。其貪沒亡檢者。率自其僕成之。其用事者。威福或過其主。不幸而蹉敗。則盡以其罪委之主。或多發其陰私。承望風旨。構成其事。以冀免於刑。敗車相望而後不之戒也。見小利而好近。娛冒於大險。以覆其宗。哀哉。吾故於義僕事而樂書。非以爲一人事也。或委質事君。汎然如路人之相值。明知其可憂。而姑倖其不及已。阿諛苟祿。以恣睢於一時者。亦何心哉。

清樂鈞羅臺山逸事

羅臺山有高。江右人嘗察孝廉。不汲汲仕進。抗志讀書。以博雅聞海內。能拳勇。善擊劍。風流雋爽。殊有奇氣。好購買古器鼎彝權律之屬。充列几案。又好蓄奇石。有奇章南宮之癖。數千里外。獨行無僕從。嘗慕蜀中瞿塘灩澦峨眉劍閣山水之雄。

險束裝獨遊。比返載石盈舟。如百萬金寶。壓舟欲沉墜。處石以囊。其上者囊以縑。帛坐舟中。捧運摩抄。終日不休。舟子竊窺視。以爲財也。夜相與謀。議殺客而分其有。舟子四。一老翁。其二爲翁子。一爲傭者。二子及傭者竊竊語。翁入問。初皆祕之。翁詰不已。始以所謀告。翁驚曰。噫。烏乎可。二子曰。厚利也。且易而無禍。何憚焉。翁不能止。歎息去。時羅已寢。忽驚覺。袖而占之。知有殺機。潛起屬耳。察之。審還就枕。後數日。薄暮。舟泊荒江叢葦間。其儕請曰。今日享神介福。願以餞餘爲客壽。客其無辭。羅曰。甚善。舟子喜。以酒肴進。羅知其酒鳩也。置不飲。舟子陰異之。然欺其獨夜度。無所避匿。亦不固強。羅自出。紹興釀一瓮。傾杯大嚼。瓮幾罄。僞醉據榻滅燭。寢頃之。三人各秉炬持刀入。刀晃晃如霜雪。一人舉刀就枕下。悉力斫之。覺有異。驗之。非人。蓋捲被爲之。如酣臥狀。相與大駭。搜索聞羅在別艙。呼曰。余在此。一人奔之。忽飛一石。起中腕。腕傷。刀落。二人次至。亦如之。遂突起。擊三人俱仆。拽而疊之。拾刀擬其項。笑曰。余能前知。安得犯余。余無金。亦無點金術。爾曹何利焉。姑與

爾曹戲故不洩也。亦藉以殲厥敗類。聊逞余志。三人哀呼乞命。翁亦來跽請。羅磨之起曰。翁無罪也。毋恐。翁泣曰。三人者。罪固不宥。然老朽之嗣。斬於是矣。幸仁人寬假之。羅從容擲刀曰。爲翁故。貸爾曹死。亟革乃心。脫復故態。必血吾刀矣。且孤蹤遠涉者。類能自保。如某猶其季指耳。遇之悉當善視。毋自取戾。搖尾態不足常恃也。衆唯唯。於是共疑羅神人。奴僕事之。訖於旣。不敢有貳。

清梅曾亮書楊氏婢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其媒。灼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丙) 記言

禮記玉藻。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要其淵源。亦史之別子也。錄六首。

唐李德裕平泉山居誠子孫記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懿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淒然遐想。屬目伊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岳盡伊原。草樹人煙目所存。正是北州黎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叢爲荒榛。首陽微岑。尙有薇蕨。山陽舊徑。唯餘竹木。吾乃剪荆棘。驅狐狸。始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爲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元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難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遁。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曄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如吾者。於葵無衛足之智。處鴈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

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君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爲谷，谷爲陵，然後已焉可也。

唐孫樵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嶲俱爲邊城，逼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逼於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蝨，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尙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寺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

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啟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鬪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楛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

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治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巖壁以俟寇虜。連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効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明劉基賣柑者言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暑寒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吾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臬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

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明宗臣一曾夜談記

督儲曾君以戊午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延平。分巡顏君與余夜觴之。而余因問君曰。君自天津來。則聞諸相君談南事哉。君曰。諸相君言不聞其他。則聞厭客兵云。余曰。天津故稱北兵者。亦畏兵乎。君曰。何畏。顧其心驩甚矣。蓋有鬻其婦而南者。入曰。婦而鬻歸安。取婦則曰。去鬻一婦耳。歸當獲二婦。奈何不鬻哉。余曰。唐太史奉命視江南戎事也。何談。君曰。蓋嘗揖太史西湖之上矣。則言客兵不宜調。宜罷也。會有客兵過江西之洪路。白日攫市。市人逐之。遂格殺市人數十人。而有司懼亂。至不敢問。則太史之不予客兵。有見哉。有見哉。君既去。而余因與顏君累歎。蓋是時閩已往檄湖兵四千故云。而侍御曾君奉其尊公諱歸泉也。道出延。余與顏

君謁慰。而君衰麻悲戚。問之他事不談。獨談兵。一。至揮涕而問曰。湖兵至。未。吾懼。聞人之被禍深也。余曰。何。曰。余之至玉山也。蓋遇粵兵云。粵兵屯玉山者六日。家掠戶殘。會有嫁其女於人者。其夕將遣。而粵兵聞其有女而遣也。則持刀闢門。昇其女。以去。及他闕。有少婦。輒昇之。塗問爲誰。則曰。兵所攜來粵婦也。有敢言狀者。殺而輿中人。嚶嚶泣塗之人。聞而悲之。不敢問也。而玉山簿流上言曰。兵再一日屯此。吾將逸矣。而閱之塗中。血盈盈滿路。其戎戎若絲而黑者。蓋人髮也。而雞豕牛馬皮毛。被道矣。余與顏君因太息曰。天乎。天乎。何蒼生多難至此乎。是日建寧舒君遺余書。慮所以防客兵者。余爲書以報。其詞曰。曾侍御至。且言粵兵狀。可爲隕涕。來札更詳。仁人君子之用情殷矣。嘗謂客兵之禍。甚於盜寇。何者。寇之害。猶有方也。客兵者。無不及之矣。寇之至。人猶得持挺逐之。客兵者。殺人而人不敢怒。而訴也。卽有訴者。反益之禍矣。今之論者。輒云客兵而不知數千百里間。父哭其子。夫哭其妻。母哭其女。主哭其僕者。耳不忍聞也。血塗原野。四體毀殘。雞犬牛馬。

戶牖門屏。俄然一空。者目不忍見也。然有聞言客兵之禍。則反勃勃怒其言者。斯何心哉。今已無可奈何。則其策莫急於清野矣。近者檄其城中預稅一廬。稍遠者檄其三十里之外預稅一廬。客兵訊至。則徙其妻孥老穉而避之。庶幾其可免乎。不然持刃大呼。若羣虎而翼。卽號令何施也。區區之愚。敢再拜以獻二緘書。以授使者。而因采綴所聞。作二曾夜談記。以俟後之談客兵者觀焉。時己未正月十四日也。督儲君名于拱。號文泉。泰和人。侍御君名承芳。號龍山。泉州人。分巡君名嘉會。號衡厓。長沙人。建寧君名春芳。號健菴。鄱陽人。

明唐順之記李方叔論文語

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卑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在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問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

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脉絡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薌如鷄鷲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邱。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太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譬之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頓。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瞶。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爲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資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疎。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必不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

文也。其人不必坐塵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守。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臺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以愚。排闔縱橫之人。其言辨以私。刻核伎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傳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

清方黎如記長老言

出金壇郭門南。徑三十里。爲長蕩湖。濱湖有墓。高四尺。木數拱矣。黝然如銅鐵。而楹極皆以三相繆。視其肆亦如之。余詢諸長老。長老曰。嘻。此三烈女塋處也。烈女者。王氏。其二爲同產。其一爲諸姊妹。大兵之初。下江南也。曲阿以東。賊蜩起。而金壇倪文炳爲之魁。文炳力兼數輩。好大言。其掠人也。嘗以晝。遇晡則攻。剽休曰。吾

不。如。諸。君。之。似。鼠。者。當。是。時。烈。女。家。濱。湖。年。各。十。六。七。以。往。三。人。相。從。紡。績。鵜。鷁。然。已。而。辟。寇。隨。母。兄。延。緣。葦。間。日。旦。入。則。相。牽。率。歸。其。居。旦。起。復。避。去。以。爲。常。一。日。遣。僕。渡。岸。西。市。少。食。物。而。遇。賊。方。晝。掠。歸。欲。兵。之。問。誰。與。主。人。翁。者。僕。怖。道。而。之。葦。間。賊。掠。無。所。得。而。顧。有。三。女。子。在。焉。遽。劫。縛。登。筏。以。去。中。流。三。女。則。大。呼。泣。且。詈。而。視。賊。方。持。己。急。因。跌。蕩。不。自。止。良。久。筏。傾。三。女。子。死。焉。賊。十。數。輩。亦。胥。溺。無。一。脫。者。方。賊。之。劫。三。女。去。也。離。而。行。每。一。女。子。輒。兩。賊。夾。之。背。反。接。牢。甚。明。日。屍。浮。水。上。縛。盡。弛。三。女。子。攜。手。如。平。生。而。髮。相。縻。類。有。綰。結。之。者。家。人。瘞。諸。湖。濱。爲。表。以。樹。茲。四。尺。者。墓。也。於。今。甲。申。六。十。年。所。矣。余。聞。而。識。之。後。十。五。年。戊。戌。居。京。師。從。容。與。同。年。王。太。史。籛。林。語。前。事。太。史。蓋。烈。女。羣。從。弟。也。爲。言。長。老。語。良。是。又。言。烈。女。之。斂。也。無。棺。其。家。以。故。匱。之。級。三。重。者。藉。幹。而。哀。揜。之。初。所。遣。僕。阿。寄。也。後。死。於。牖。下。無。他。而。賊。之。渠。魁。倪。文。炳。者。卻。烈。女。死。一。年。遂。殲。於。豐。義。儲。氏。

(丁) 雜事

凡記事之作無可統紀者悉隸於此錄十首

宋歐陽修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予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暗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宋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

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明程敏政夜渡兩關記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尙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

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嶮崟。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闕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簡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院尙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礮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卻顧反走。顛仆枕籍。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崖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

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淋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清方苞仁和湯氏義田記

仁和湯少宰西厓。置義田如千畝。以贍其族人。式法一取之吳郡范氏。少宰卒於京師。其子學基。將御柩以歸。請予記之。傳曰。尊祖敬宗。敬宗故收族。先儒嘗歎宗法不行。則民俗無由淳。國勢無由固。然其所以不行者。有說焉。古之時。大功同財。而有祿者必仁。其族其平時饑寒相恤。死病相救。故有事則聚族而謀。犯難去國。以其族行而莫之敢貳也。自秦人子壯。出分後世。沿以爲俗。期之兄弟。能不異居。與財者鮮矣。故士大夫家。累鉅萬。其親屬或不蒙其潤澤。況族人乎。是以平居相視如途人。甚則號呶詬誶。而莫之能禦。吳楚閩越山澤鄉邑之間。族聚者常千百人。而宗法無一能行之故也。余嘗至吳郡。聞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於廟。則

祖父行俛首而聽命。過愆辨訟。皆於家廟治之。故范氏之子孫。越數百年。無受罰於公庭者。蓋以文正置義田。貧者皆賴以養。故教法可得而行也。嗟乎。世之厚自封殖者。徒以私其子孫耳。然易世以後。貨以悖出。而子孫無一壠之植者。多矣。文正置義田。以贍其族也。而子孫享之者。垂七百年。天道人事之類。應而不忒。如此不可爲愚者之炯鑒哉。少宰家無贏餘。所遺於子若孫。尙不及義田之半。可謂能厚其本根者矣。學基請記其事。豈惟揚父之美。亦欲其族人羣相勗於范氏之家法也。

清洪亮吉城東酒壚記

城東酒壚者。余弱冠之時。與亡友黃君景仁、馬君鴻運。及今知南陵縣左君輔文。學蔣君青曜。諸人謙遊之所也。地則面橋背市。沿林枕溪。闢圃製亭。截椽作閣。風颿出其前。雲樹互其後。酒則隔歲之釀。東西接楹。魚則截流之舟。尺寸入市。摘蔬田之晚翠。啖瓜圃之深黃。乘斜日。以出戴曉星。而歸。霸陵醉尉。雖冒禁而不呵。吳

門市卒恆闔扉而見待此數子者又復逸氣溢坐高談接雲平子作達則一市縱觀阮生狂歌則四筵聳聽北牖之日倏去而倏來南溪之流時涸而時溢撫青松以寄懷指白首而要誓蓋亦極酣嬉之致窮日夕之勝焉當是時也自以爲七尺之身金石比之而不及百歲之遠更僕數之而難終委巷棄璧當與浮屠爭高名厨製羹較諸酷暑尤熱除蜡臘之外無非合并之期際霜霰之辰彌驚宴集之數矣嗟乎言笑宴宴信誓旦旦而咸池之魂已招而不返燕市之魄復墮而不收逝者戢影一棺存者繭足萬里沉酣之醉骨與冥漠以合邱窮愁之涕洟雜風雨而迸落半宵之談如隔乎數世七子之飲幾疑爲昔人蓋曾不卅年而市塵已移遊侶頓改城陰幾尺不蔭黃公之墟危橋數尋寧來謝客之屐升茲毀岡弔彼陳迹則去我不顧者東逝之波瞻望弗及者西馳之日而已暇日偶得故圖玩其遺詠渺爾數子墮若秋空之雲怛然一身自疑遼左之鶴遂作是記以志感云

清劉嗣綰龍泉寺記

去宣武坊南二里有龍泉寺焉。其地爲下窪子。離市較遠。灌莽叢雜。竹影補屋。槐陰借天。寺門洞開。一綠無地。辛酉首夏。周子倬雲讀書其中。時湘巖木天浣香諸子亦移榻焉。余好堊行。時一往過。癯僧應門。面若枯樹。古佛臥壁。身餘壞苔。歷院數重。始達寓室。鳥團夢於幽棟。蟲選言於古牆。艸蝶出繭。黃於野人之衣。風蟬上枝。綠成秋士之鬢。老杏一株。實可升斗。就樹解渴。便忘朝饑。數子輟讀。清談乃集。說劍動魄。吟詩悅魂。片石之硯。能留白雲。小團之茶。可代明月。自晨入夕。如夏成秋。英英風露。逼人蕭寒。離離星辰。穿樹瑣碎。清磬偶發。尋聲出門。門外古冢累累。百數。妖鳥咒客。山魃窺人。白楊背風。如助吟嘯。晞髮散步。逍遙其間。蓋至零露沐首。始就歸寢也。六月徂暑。積雨尋丈。諸子別徼他舍。寺爲空焉。余以出郭。重過其地。廢井空碧。頽垣亂青。馳車徑返。路歸惶惑。驚鴉影之墮地。悲馬鳴之向天。蓋如舊識者。冢中之人。可對語者。道旁之石而已。嗟乎。傳舍落落。誰爲吾廬。禪林蕭蕭。幾見彼岸。乃蜉蝣出穴。方閱夫朝暮。躑蛸在戶。已慟夫山邱。日月幾何。雲煙頓改。

然則我輩身世之感。豈獨灑淚平泉。傷心梓澤哉。爰爲記而志之云爾。

清劉嗣綰頤園讀書記

頤園者。方伯百菊溪先生讀書處也。拓地十笏。結齋三楹。遠離市塵。略置邱壑。仄
逕通日。虛廊互雲。闌折而西。繚以花木。小屋疑艇。浮來江湖。危亭補樓。飛入屏障。
主人既出。蓬蒿奪門。蟲餘悲號。鳥爲歎息。許子青士。避囂其閒。遊神蕭遼。涉覽明
瑟。得林屋之勝致。申槃阿之晤言。奚童而外。惟攜破書石友。不來迺對古硯。余以
暇日巾車來遊。時方窮冬。籬落寒色。積葉平檻。棲塵在梁。苔印隔世。履綦猶新。竹
粉墜空衫袖。忽古幽步。徐引素襟。遂開松吹。落落如助清吟之聲。籐陰盤盤別成
奇字之格。茶塢四壁。蘆簾一重。寓公致佳。日夕。栖止。爐煙出戶。隨風低高。墨雲過
窗。與石凹凸。月白而烏。夢長午雨晦。則雞栖不晨。以茲景光。彌觸身世。俯仰傳舍。
流連索居。眷我同好。城隅間隔。杜老茅屋。難免秋風之歌。白傳蕭寺。空傳春草之
什。良會苦少。芳時已非。古懽不綿。清興斯邈。請告諸子。爲過從焉。僕將抽毫圖爾。

主客。

清樂鈞白雲寺讀書記

余婦家王氏居東鄉之黎墟。有山巖然曰白雲峯。有屋巋然曰白雲寺。是山近走金禪。遠導白馬。蓋源於武夷矣。厥狀肖舟。尾有柁石。元氣爲海。載以浮沈。太虛無涯。屹焉止泊。累世以前。有白雲上人。嘗此卓錫。山乃受名。或曰否也。僧以山字。舊石蘚剝。莫可考。悉寺左精廬一區。廣逾十笏。林叢榛萃。烟露蕩沃。外舅癡山先生。謂其幽阻。修息惟宜。己酉春仲。館余於斯。王李二君。擔囊來伴。嚶其鳴矣。足破闐寥。松枝掃梁。煤根拄榻。承瀑滌研。映旭陳書。晨覲新函。夕披故帙。課有定程。製靡恆體。餘力弗等。任意所臻。佳月矚窗。輒思吐句。過雲拂席。忽擬臨書。橫篴孤吹。初不相和。文楸對弈。聊以節談。風無停聲。雨多遠勢。旣答吟吻。亦泱靈襟。松門之外。雲路無際。遙岑紙薄。貼天欲飛。平疇野方。行人失影。是時玄鳥旣來。紅英雜綴。竹多筍密。土潤葦肥。椿芽正紫。槿花純白。燒以枯樵。煮以濫泉。脆齒芬頤。致有禪味。

池鮮可釣。時復腥盤酒脯儲。俯間日一設。已而夏滂漲溪。樵蘇裹足。瓶粟適罄。竟日腸鳴。俯窺來徑。仰睇漏天。洶洶其波。浪浪其雨。始亦憂歎。頃還嘯咏。水落得餐。巨壑填矣。出緣巖。塹捷比。援揉高。扳薜蘿。汗及巾履。山高市遠。僧少客稀。游女時來。禮佛而去。荒寂之境。幽致爲多。蟲繭黏壁。蜨破而飛。雀食墜階。螳逢而運。纖形瑣趣。閒領故深。候歷十旬。樂非一狀。蓋誦讀之暇。惟取於適情。饑飽之謀。曾不以牽慮也。屬有試事。遂成解散。今貢太學。將首征途。向秀入洛。竹林之遊。暫虛。張翰歸吳。蓴菜之羹。故在。然而華年告易。人事莫齊。逸興與。蠡簡俱。灰芳蹤。逐馬蹄。共歇前塵。渺絕如何。可言。暮雪壅門。寒燈隔夢。操觚覩縷。敬謝山靈。並貽二君。相爲感喟。

清謝質卿靜樂軒翫月記

元英告冥。銅史促漏。抱牘之吏。退休於舍。執燭之僮。倦倚於壁。兀坐枯寂。出步前除。灑氣迎人。明月作晝。吐華東嶺。俄已曖空。度影南端。遲乃升屋。藹藹之陰。散若

澄。采。溶。溶。之。色。流。爲。素。波。霜。花。轉。媚。冰。苔。自。清。衆。籟。無。諠。蕭。然。獨。立。寒。柯。交。蔭。微。
嫌。蔽。明。中。庭。一。方。竊。笑。窺。井。軒。之。東。偏。舊。有。土。阜。陟。彼。縱。目。霄。宇。一。闕。梁。山。嵯。峨。
石。骨。峭。露。指。揮。雲。樹。不。隔。纖。翳。回。眺。城。闕。雉。堞。如。畫。俯瞰。市。廛。鱗。瓦。可。數。迢。迢。銀。
漢。濯。魄。有。聲。歷。歷。珠。斗。引。袖。欲。落。游。心。太。虛。頗。涉。遐。想。追。憶。廣。陵。三。五。之。夕。招。攜。
勝。友。泛。舟。虹。橋。藉。月。爲。席。粲。列。瓜。李。仰。天。而。歌。韻。激。泉。石。叱。纖。阿。使。彌。轡。呼。姮。娥。
以。侑。觴。直。欲。追。元。兔。捉。詹。諸。婆。娑。閻。扶。相。與。駘。蕩。旣。而。艤。櫂。岸。隈。弄。笛。林。樾。零。露。
如。沐。依。然。脫。巾。玉。繩。漸。低。猶。戀。餘。景。狂。興。無。極。渾。忘。朝。昏。詎。意。人。境。旣。杳。塵。劫。又。
深。風。亭。水。榭。泯。化。寒。灰。白。骨。黃。沙。幽。棲。磷。火。妖。星。燭。地。毒。霧。漫。天。二。弦。失。規。萬。象。
常。晦。山。川。黯。淡。南。望。歎。歎。瞻。彼。中。原。樂。國。安。適。如。此。良。夜。延。賞。幾。人。昭。昭。圓。靈。照。
臨。斯。土。邨。龍。無。吠。祠。狐。不。鳴。於。焉。逍。遙。實。乃。天。幸。況。乎。傳。舍。偶。寄。清。光。難。留。情。移。
境。遷。後。將。誰。屬。匪。託。私。載。曷。申。曠。懷。於。是。悟。盈。虧。之。理。證。去。來。之。因。感。深。故。吾。趣。
永。今。夕。濡。毫。以。記。映。輝。而。書。斜。輪。西。傾。頽。然。就。寢。悠。悠。夢。幻。不。知。所。之。

清劉開孔城北游記

由孔城至歡喜岡。平壤蔓延。雜樹交蔭。南瞰龍眠。因卑見高。西瞻霍嶽。若近而遠。亂阜在地。形同委粟。孤峯插天。狀若單楹。又三十里。抵慈濟寺。崇墉峻壁。隱見林端。華宇雕檐。聳入天表。繪采紺發。赭白綺分。霜鐘傳響於紅泉之中。月池流影於蒼苔之上。其後則秀嶂截空。層陵斷霧。連峯疊出。直逼人前。臥石忽騰。側豎劒杪。高柯負日。寒木被潭。始則穉水濛流。伏於草際。終則頽波崩浪。會於澗濱。蓋吾宗之祠宇在焉。於是瞻矚先構。結想神棲。青松惠人以長風。白露示我以寒澤。裴回忘倦。移時始歸。見曉禽之息飛。看暮獸之孤往。日光穿漏。霞采丹黃。山影倒谿。水色青綠。歸途欲罄。歌嘯未終。遂以所經退而爲記。

